

古書新評

論世說新語比較人物優劣

葉慶炳

我國自東漢至南北朝，品評人物的風氣很盛。班固漢書的古今人表、劉劭的人物志，以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著作，都是這一風氣中的產物。

班固古今人表把自古至秦末的人物，按其智愚善惡，分爲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，共計九等。班固此舉，旨在「顯善昭惡，勸戒後人」。用意雖佳，但工作本身却是出力不討好。如果把入按身高分等，或者按體重分等，一量便知，不成問題。可是按智愚善惡分等，便缺乏客觀的標準，分出來的結果很難使人人滿意。後人對此表有許多異議，自在意料之中。故此班固之後的史家，再沒有人寫古今人表，再沒有人做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工作。

劉劭的人物志，泛說觀察人物品評人物的理論，完全不涉及實際人物。儘管他說來頭頭是道，只

是一個實際的例子都不舉，不免使人覺得失之空泛。

至於劉義慶的世說新語，記載了漢末至晉末許多人物的言行瑣事，由於文筆生動，這許多人物的晉容笑貌也就活現在我們眼前。它不像古今人表那樣硬性把人物分成九等，但一樣寓有「顯善昭惡，勸戒後人」之旨。你只要看全書分成三十六門，而以孔門四科——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——置於最前，然後是方正、雅量、識鑒、賞譽等門，並以忿狷、讒險、尤悔、紕漏、惑溺、仇隙等門置於全書之末，就不難體會到書的作旨所在。它也不像人物志那樣空談觀察人物品評人物的理論，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出它品評人物的標準。總之，它不但記錄了這一時期士大夫的整個風貌，同時還包含了古今人表的褒貶精神和人物志的品評理論。儘管自隋書經籍志起就把它列入子部小說類，事實上，後世的學者都不能不對它刮目相看。

晉宋士大夫品評人物，常常採用比較的方法。一個君子 and 一個小人，大體上不難分辨。可是，幾個平時給人印象不相上下的人物究竟誰優誰劣，那就非細加比較，無法判定。於是晉宋士大夫往往借某一特殊事件，比較這幾個人物面對此一特殊事件的反應，來判定他們的優劣。世說新語中利用這種方法評定人物優劣的記載共有九條。這九條是晉宋士大夫的意見，也是世說新語編撰者的意見。下文將引錄這九條記載，逐一加以闡述，最後歸納出當時評論人物優劣的幾個標準，並探討這些標準所代表的意義。

(一) 華歆、王朗俱乘船避難，有一人欲依附，歆輒難之。朗曰：「幸尚寬，何為不可？」後賊追至，王欲捨所携人。歆曰：「本所以疑，正為此耳。既已納其自託，寧可以急相棄邪？」遂携拯如初。世以此定華、王優劣。（德行第一）

華歆和王朗都是三國時魏國的政壇要人，在魏文帝時，華歆官拜相國，王朗位至司空。這則故事所記，應該是他們早年的事。王朗看到有人想搭自己所乘的船一同避難，反正船上還有空位，就慨然答應了對方；但華歆却一再反對此人上船。在這事件的開始，王朗顯得非常有同情心，華歆的表現則近乎冷酷自私。可是到了後來，賊人追至，事情危急了，王朗爲了自身安全，想丟下那人就逃；而華歆則堅持依然帶着那人同行。這時王朗表現的是爲德不卒的小人作風，而華歆則始終如一，要就不答應幫助對方，一經答應，無論環境變得如何惡劣，也要幫助到底。從這整個事件衡量，的確是華歆優於王朗。同情固然是一種高貴的情操，但是毫不考慮後果地濫用同情，有時不但使自己受累，而且對對方無益。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華嶠譜叙說：

歆爲下邳令，漢室方亂，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。自武關出，道遇一丈夫獨行，願得與俱，皆哀許之。歆獨曰：「不可！今在危險中，禍福患害，義猶一也。今無故受之，若有進退，可中棄乎？」衆不忍，卒與俱行。此丈夫中道墜井，皆欲棄之。歆乃曰：「已與俱矣，棄之不義。」卒共還，出之而後別。

依據這條記載，和華歆同行避難，開始做濫好人到後來想要爲德不卒的並非王朗，而是鄭太等六、七人。無論王朗也好，鄭太等六七人也好，爲德不卒終究是不應該的。

(二)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：「陸遜、陸抗，是君何物？」答曰：「如卿於盧毓、盧斑。」士衡失色。既出戶，謂兄曰：「何至如此？彼容不相知也。」士衡正色曰：「我父祖名播海內，寧有不知？鬼子敢爾！」議者疑二陸優劣，謝公以此定之。（方正第五）

陸機字士衡，陸雲字士龍，兩兄弟是東吳丞相陸遜之孫，大司馬陸抗之子。陸家世代簪纓，是東吳的巨族。東吳爲晉所滅，陸機、陸雲在松江老家隱居讀書，十年不出。到了晉武帝太康末年，兩兄弟才來到晉代的京城洛陽。當時政壇及文壇的要人張華非常賞識他們，曾說：「伐吳之役，利獲二俊。」由於兩兄弟一到洛陽風頭十足，因此也招來了不少嫉妒。盧志是魏司空盧毓之孫，泰山太守盧瑱之子，盧家是北方的巨族。盧志公然問陸機：「陸遜、陸抗，是君何物？」出語不遜，而且是明知故問，顯然含有輕視挑釁的意味。他滿心以爲陸機乃亡國之臣，如今寄人籬下，聽了一定狼狽不堪。卻沒想到陸機却針鋒相對的回了一句：「如卿於盧毓、盧瑱！」

陸機是非常以顯赫的陸氏門族爲榮的。只要看他的大作辨亡論，就可看出他對陸氏門族的式微比東吳的滅亡更爲痛心。他到了洛陽，雖然寄人籬下，可是一旦有人邈視他的門族，輕蔑他的先人，他照樣加以反擊，完全不考慮處境的安危。魏晉南北朝是非常重視門族的時代，陸機這種護衛門族，不向環境屈服的表現，當然會贏得好評。難怪謝安以爲陸機優於陸雲，世說新語也許之爲方正。陸雲的性格比較溫和，凡事委屈求全，缺少一份與惡劣環境抗衡的勇氣。你看他那句「彼容不相知也」，表面上是替盧志出言不遜解釋，實際上正流露了他不願意惹麻煩的個性。

陸機罵盧志爲「鬼子」，是有來源的。相傳盧志的先人盧充在冬至前一天打獵，被一隻驢引到崔少府的宅邸，在那裏和崔少府的女兒成了親。三天之後，他回到家裏，一打聽，才知道崔家父女都已亡故，所謂宅邸，事實上是盧家西方三十里的崔少府墓。他明白真相之後，心裏又懊惱又惋惜。四年之後，崔少府的亡女抱了一個三歲的男孩來給盧充，說：「這是你的兒子。」然後就和盧充訣別而去。這個男孩長大之後，做了好幾郡的太守，政績良好；還生了個兒子盧植，在漢朝官至尚書。盧植的兒子盧毓，就是盧志的祖父。這故事記載在孔氏志怪，非常詳細，世說新語劉孝標的注就引了它的全文。盧志是盧充和女鬼生的兒子的後裔，所以陸機罵他爲「鬼子」。

(三)祖士少好財，阮遙集好屐，並恒自經營。同是一累，而未判其得失。人有詣祖，見料視財物，客至，屏當未盡，餘兩小簾著背後，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詣阮，見自吹火蠟屐，因歎曰：「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！」神色閒暢。於是勝負始分。（雅量第六）

祖約字士少，阮孚字遙集，兩人各有嗜好，一個好錢財，一個好木屐。二人的優劣，是從以下兩點比較出來的：一、祖約好錢財，害怕被人發覺。無論害怕被人發覺的原因是擔心別人譏笑他是錢迷，或者是擔心錢財露白引起盜心，似這般偷偷摸摸，自己先已氣餒。而阮孚好木屐，則任憑旁人參觀自己吹火蠟屐做鞋匠的工作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喜好木屐親自經營乃是天地間正大光明之事，給別人看又有何妨，因此能氣定神閑。二、阮孚在吹火蠟屐時說了句：「不知道這一生要著幾雙木屐。」他說這話的時候是如此的神色閒暢，絲毫不爲人類必須面臨死亡的命運發愁。這份看穿生死的雅量，豈是怕別人看到自己錢財的祖約所能企及？

祖約是聞鷄起舞的民族英雄祖逖的弟弟，但人品却遠不及乃兄。祖逖死後，祖約就繼祖逖出任豫州刺史。他覺得朝廷對自己不够重視，就參與了蘇峻的叛亂；兵敗後，投降了石勒。石勒看不起他那種作威作福的樣子，就藉故把他殺了。阮孚在蘇峻謀叛之前，就已有預感，他對親近的人說：「天下將要亂了。」他苦苦要求朝廷派他到外地去任職。朝廷派他出任廣州刺史。結果他病死在赴任的途中。他死後不久，蘇峻叛亂的事就發生了。當時的人都說他有先見之明。祖約和阮孚的優劣雖是從好財好屐上比較出來的，但從兩人一生的行事看來，阮孚優於祖約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。

(四)過江初，拜官，與飾供饌。羊曼拜丹陽尹，客來早者並得佳設，日晏漸罄，不復及精。隨客早晚，不問貴賤。羊固拜臨海尹，竟日皆美供，雖晚至者亦獲盛饌。時論以固之豐華，不如曼之

眞率。（雅量第六）

拜官時要設宴招待上門的賀客，是晉朝南渡後的風氣。而羊曼和羊固宴客的作風，正好相反。羊曼對先到的賀客有「佳設」，招待到日暮，準備好的好菜漸漸用罄，對遲來的賀客就只好讓他們將就了。而羊固則即使對遲到的賀客也一樣要以盛饌招待。在待客的禮數上，似乎羊固周到得多；可是爲了禮數周到，羊固要比羊曼付出更多的精神和金錢。拜官要宴客既是一種風氣，當然不便例外。但是在這上面耗費太多的精神和金錢，究竟是不值得。所以時論以爲羊固待客固然十分豐華，實不如羊曼那樣眞率值得稱道。

(d)王劭、王薈共詣宣武，正值收庾希家。薈不自安，遂巡欲去；劭堅坐不動，待收信還，得不得出。論者以劭爲優。（雅量第六）

王劭、王薈都是丞相王導的兒子，宣武指桓溫。桓溫爲了把持朝政，排除異己，就派人收捕庾希家。因爲庾希當時貴盛，爲桓溫所忌。王薈目擊此一政壇巨變，擔心自己王家一家可能也是桓溫要除去的對象，自己來在桓府，無異送入虎口，因此坐立不安，想找機會溜走。而王劭却堅坐不動，等到收捕庾家的使者回來，確定此事牽連不到王家，才起身告辭。王劭的臨危不亂，自然比王薈勝過一籌。因爲如果桓溫同時也要收捕王家一家，自己就是逃回家去，也無濟於事；如果桓溫本來不準備對付王家，自己坐在桓府大堂，也一樣平安無事。這樣一想通，王劭自然能够在桓府大堂堅坐不動，等待個水落石出了。王薈無此雅量，才會方寸大亂。

(e)桓公伏甲設饌，廣延朝士，因此欲誅謝安、王坦之。王甚遽，問謝曰：「當作何計？」謝神意不變，謂文度曰：「晉祚存亡，在此一行。」相與俱前。王之恐狀，轉見於色；謝之寬容，愈

表於貌。望階趨席，方作洛生詠，諷「浩浩洪流」。桓憚其曠遠，乃趣解兵。王、謝舊齊名，於此始判優劣。（雅量第六）

這次桓溫是要謀殺謝安和王坦之。王、謝兩位朝廷重臣如果被害，晉朝也就跟着滅亡了，桓溫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登上皇帝寶座。王坦之聞報，就嚇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而謝安却神意不變。謝安告訴王坦之說：「晉朝的存亡，就看我們如何赴宴。」從這話裏，我們可以看出謝安那時已胸有成竹。於是謝安若無其事地赴宴，一邊走，一邊用手掩着鼻子諷誦從前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大作「浩浩洪流」。從前洛陽有位書生，因為少有鼻疾，吟起詩來語音低濁，別有韻味。很多名流想學他的語音，總是學不像。後來他們掩起鼻子來吟，才學得相彷彿。謝安此時所以「作洛生詠」，無非表示不在乎桓溫的伏甲。他唸的是嵇康的詩句，嵇康從前就因反抗司馬昭被害的。司馬昭雖然殺了嵇康，但嵇康却因此成了英雄人物，到了法場還有三千名大學生趕來要求拜嵇康做老師。桓溫看了謝安這副表面上泰然自若骨子裏暗含不屈不懼的神態，不禁多所顧忌，不敢下手。就這樣，晉朝的江山保住了。

比起王坦之一遇到危險就惶恐失措的樣子，謝安的冷靜沉着確實要高明太多。謝安何嘗不怕死，何嘗不知道此行危險，但是一想到自己這時的一舉一動關係着朝廷的安危，也就豁出去，把生命置之度外了。這種抉擇，只有具有大雅量的人才能辦得到。

(七)王子猷、子敬曾俱坐一室，上忽發火，子猷走避，不惶取屐。子敬神色恬然，徐喚左右，扶憑而出，不異平常。世以此定二王神宇。（雅量第六）

王子猷都是王羲之的兒子。這兩兄弟意外地遇到火警，子猷慌張，連木屐也來不及穿，就逃出屋子；子敬却不慌不忙，像平常一樣「扶憑」左右而出。所謂「扶憑」，也是六朝士大夫好講排場的習慣。士大夫出門，常有侍從供其扶持倚憑。王子敬遇到火警，還如此的講究儀容排場，並非是盲目的

鎮定，而是已經作過一番判斷，知道火沒有那麼快燒到身上，因此不必匆遽失態；如果他判斷火立刻會燒到身上，相信他也不會這般慢吞吞的「徐喚左右，扶憑而出」。臨危不亂，判明情況，然後採取適當的行動，這也是一種雅量。像王子猷一見火警，就嚇得不穿木屐奔逃，就是缺乏雅量。

(八)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。子猷、子重多說俗事，子敬寒溫而已。既出，坐客問謝公：「向三賢孰愈？」謝公曰：「小者最勝。」客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謝公曰：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推此知之。」（品藻第九）

王黃門就是王子猷。謝公指謝安。謝安認為子猷、子重、子敬三兄弟中，以子敬最優，理由是他不說俗事。一個人多說俗事，便顯得淺薄浮誇，缺少深度；不說俗事，多用精神在觀察事物上，見識就高人一等。王子敬從起火的屋子裏出來都那樣從容不迫，正由於他的見識度量高人一等。

謝安所謂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」，出於周易繫辭。繫辭下說：「將叛者，其辭慙。中心疑者，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，其辭游。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。」只要聽一個人的言論，就可以推斷他是何等樣人。謝安就這樣斷定了王家三兄弟的優劣。

(九)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，俱總角為成器。准與裴頠、樂廣友善，遣見之。頠性弘方，愛喬之高韻，謂淮曰：「喬當及卿，髦小減也。」廣性清淳，愛髦之有神檢，謂淮曰：「喬自及卿，然髦尤精出。」淮笑曰：「我二兒之優劣，乃裴、樂之優劣。」論者評之，以為喬雖高韻，而檢不匝，樂言為得。然並為後出之悔。（品藻第九）

在世說新語中比較人物優劣的九條記載裏，這一條行文最為委婉曲折。先是裴頠認為楊喬優，樂廣認為楊髦優。接着論者支持樂廣的說法，認為楊髦優。但最後語氣一轉，說兄弟倆都是青年才俊。

裴頠和樂廣雖然都是擅長清談的名士，但都重視儒家禮法。晉書裴頠傳說：「頠深患時俗放蕩，不尊儒術。何晏、阮籍，素有高名於世，口談虛浮，不遵禮法，尸祿耽寵，仕不事事。至王衍之徒，聲譽太盛，位高勢重，不以物務自嬰。遂相放效，風教陵遲。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。」至於樂廣，曾譏笑王澄、胡毋輔之等以赤身裸體爲通達的人說：「名教內自有樂地，何必乃爾！」事見世說新語德行門及晉書樂廣傳。不過裴頠比較欣賞一個人有高韻，不太斤斤計較小節，於是就以楊喬爲優。樂廣比較重視一個人言行自然合乎禮法，不太欣賞高韻，因此就以楊髦爲優。後來論者認爲樂廣的看法是對的，可見禮法還是比高韻重要。

以上九條記載，第一條以行善有終始者爲優，爲德不卒爲劣。第二條以爲人方正，不向環境低頭者爲優，反是爲劣。第三條以看穿生死者爲優，愛好錢財者劣。第四條以個性真率者爲優，鋪排盡禮者爲劣。第五、六、七條以有臨危不亂從容以赴之雅量者爲優，反是爲劣。第八條以應對不言俗事爲優，反是爲劣。第九條以有神檢守禮法者爲優，以有高韻而小節不匝者爲劣。就這九條評定人物的標準來看，大致仍以儒家思想爲基礎，老莊的成分只佔極少部分。所以儘管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六朝時儒家是如何的衰落，老莊是如何的流行，事實上，儒家的禮法依然是當時社會的安定力量，故意做些違反禮教行爲的放誕人士，究竟只是一小部分。世說新語把孔門四科置於全書三十六門之首，也就是這一事實的最好說明。